

蔣委員長手輯

增補會胡治兵語錄

附戚繼光語錄

中央訓練團印

三十二年四月





增補曾胡治軍語錄序

太平天國之戰爭，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。太平天國之歷史，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。而其政治組織，與經濟設施，則尤足稱焉。余自幼曾聞鄉里父老所談，已心嚮往之。吾黨總理又常爲予講授太平天國之戰略、戰術，及其名將李秀成、陳玉成、石達開等治兵安民之方略，乃益識其真章。獨慮其可憐，因欲將當時之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各種記錄，搜羅研鑽，編纂太平天國戰史，庶幾使當時革命之故實，諸條之經濟，得垂永久，而不爲前清史臣一筆所抹殺。余既發願爲此，十餘年來，留心於太平天國有關係之中外著作，不遺餘力，獨惜材料缺乏，事實不詳，而又未能得一系統之書，以資參考，乃不能不於反太平天國諸書，如當時所謂清中興諸臣會、胡、左、李諸集中，反溯其對象。辛亥以前，曾閱曾文正公集、李、然其紀載，固及當時鄂、贛、蘇、皖中一部份之戰事，其他如浙、如閩、如川、貴兩廣與夫北方諸省之戰史，皆非所及，且其所述者，皆偏重清軍一方之勝利，而於太平天國之史料，則十不得一二。因是戰史之編纂，無從着手。迨乎民國二年失敗以後，再將曾、胡、左諸集，悉心討究，不禁而發胡淵之之才略識見，與左李高之志氣節操，高出一般，實不愧當時之名將，由是益知其事業成敗，必有所本也。夫清之所以中興，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，實非



3 1763 8143 6

MB
3892.49

7

人才消長之故，而實德業隆替之徵也。彼洪、楊、石、李、陳、章之才略，豈不能比擬於曾、胡、左、李之清臣，然而曾氏標榜道德，力體躬行，以爲一世倡，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，挽回頹靡，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、思想之新舊、成敗之過程如何，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立立人、自達達人之道，蓋已足爲吾人之師資矣。余讀曾胡諸集既畢，正欲先摘其善行，可以爲後世垂範者，成爲一書，以餉同志，而編纂太平天國戰史於將來，不意松坡先得吾心，纂集此治兵語錄一書，顧其間尙有數條，爲余心之所欲補集者，爰無治兵之語，治心卽爲治兵之本，吾故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，另列一目，兼採左季高之言，可爲後世法者，附錄於其後，非敢擅改昔賢之遺集，聊以增補格言之不足耳。噫！曾胡左氏之言，皆經世閱歷之言，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，其意切，其官簡，不惟治兵者之至寶，實爲治心治國者之良規。願本校同志，人各一編，則將來治軍治國，均有所本矣。他日者，太平天國戰史告成，吾黨同志更能繼承其革命之業，以竟吾黨之全功，乃無愧爲吾後起之秀矣。吾同志其勉旃！蔣中正序於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，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。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目錄

第一章	將材	一
第一章	用人	四
第三章	尙志	七
第四章	誠實	一〇
第五章	勇毅	一五
第六章	嚴明	一九
第七章	公民	二一
第八章	仁愛	二五
第九章	勤勞	二七
第十章	和輯	三一
第十一章	兵機	三三
第十二章	戰守	三八

第十三章 潛心

附 戚繼光語錄

四二
四九

增補會胡治兵語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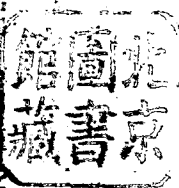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將材

帶兵之人，第一要才，第二要不怕死；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；第四要受辛苦。治兵之才，不外公、明、勤。不公不明，則兵不悅服；不勤，則營務頹弛，皆廢弛不治，故第一忌謬在此。不怕死，則臨陣當先，士卒乃可効命。故次之。為名利而出者，保舉稍遲則怨，稍不如意則怨，與士卒爭功者，與士卒爭功者，故又次之。身操贏弱者，過勞則病，精神短乏者，久用則散，故又次之。固者優過於求備，而誇門其一，則萬不可以帶兵。故吾謂帶兵之人，須智深勇沈之士，文能武繼之才。數月以來，夢想以求之，焚香祈禱之，蓋恐與之忘諸嶺，大極有忠義血性，則固者相從以俱至，無忠義血性，則就視四者，終不可得。

帶兵之道，勤懇虛明，缺一不可。（以上會語）

求將之道，在有良心，有血性，有勇氣，有智略。

天下強兵在將，上將之道，嚴明果斷，以浩氣舉事，一片誠實，其次者，料而無慮，杜而不欺，好勇而能知大義，要未可誤於矜矜虛浮之輩，使得以巧飾取容，真意不在。



，則成敗利鈍之間，顧忌太多，而趨避愈熟，必至敗乃公舉。

將材難得，上願之選，未易猝求，但得樸勇之士，相與講明大義，不為虛驕之氣，夸大之詞所中傷，而緩急即云可恃。

兵易募而將難求，求勇敢之將易，而求廉正之將難。蓋勇敢當先，是將帥之本分，而廉隅正直，則糧餉不欺，賞罰不濫，乃重固結士心，歷久常勝。

將以氣為主，以志為帥，專勇剛謹之人，則久而必惰，專求悍鷲之士，則久而必驕，兵士畢竟歸於豪傑一流，氣不盛者，過華而氣先傷，而目先逃，而心先搖，平時一一稟承，奉命惟謹，臨大難而中無主，其識力既鈍，其膽力必減，固可憂之大矣，（以上胡語）

古來名將，得士卒之心，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，後世將弁，專恃糧重餉優，為牢籠兵心之具，其本為已淺矣，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，利盡則冷落獸散。

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，統領營官，須得真心實腸，是第一義。算路程之遠近，算糧仗之缺乏，算彼己之強弱，是第二義。二者微有把握，此外良法雖多，調度雖善，有效有不效，盡人事以聽天而已。

璞山之志，久不樂為吾用，且觀其過自矜許，亦似宜於剿土匪，而不宜於當大敵。揀選將材，必求智略深遠之人，又須號令嚴明，能耐勞苦，三者兼全，乃為上選。

（觀上言等）

李忠武公續資，統兵四萬，糧食隨處，秋毫無犯，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等省官民，無不爭思倚重，其遺傳安國遺德，厚重強固，凡遇事之難為，而他人所畏怯者，無不毅然引為己任。其駐紮處所，百姓歡欣，耕種不輟，萬幕無譁，一慮不驚，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，實其明足以察僞偽。一本至誠，勇冠三軍，屢救弁兵於危難，處事接人，平和正直，不矜不伐。

烏將軍蘭泰，馮兵甚眾，而不張蓋，謂衆兵為無蓋也，恐無餘錢，得餉盡以賞兵。兵事不外奇正二字，而精於小外智勇二字，有正無奇，遇險而退，有奇無正，勢極即阻，智多勇少，實方難言，勇多智少，大事難成，而其重以得人為主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設五百人之營，無一謀略之士，莫遠之材，必不成軍，千人之營，無六七其達謀略之士，亦不成軍。

統將須坐定能勇敢，不算在領外，必須智勇足以知兵，器識足以服衆，乃可勝任，總須智勇兩字相兼，有智無勇，能說而不能行，有勇無智，則兵弱而敗，兵強亦敗，不明方略，不知布置，不能審勢，不能審機，即千人萬人終必敗也。

貪功者決非大器。

為小將須立功以爭勝，為大將須貪小功而誤大局。（以上均語）。

打仗不慌忙，先求穩當，次求變化，辦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簡捷。

險以養廉，而能忍。

為政之道，得人治事，二者互重，得人不外四事，曰廣求、曰嚴、曰望、曰嚴。西人之治將，輒曰：「外四端，曰經分、治、養、善、思、臨守。」（以上會話）

有人論曾胡五德，曰：智信仁勇嚴。取義至精，實望至嚴。西人之治將，輒曰：「天才」，析而言之，則西天所稱之智與勇。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倡者，則以為將之道，以良心血性為前提，尤當認明根本之論，亦即現身之說法，感同之際，饜食蹂躪之餘，凍雨半壁，滄海始望，兩公同一介書生，出身詞林，一清、一儉、一廉、一廉，其餘兵道一端，策未夢見，所供之役，所奉之命，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，乃為良心血性，二者所驅使，遂其「可能性」發展於極頂，武功固然，澤被海內，按其功事言論，足與古今名將相頡頏，毫無遜色。得、結誠所感，金石為開者歟？苟曾胡之良心血性，而無異常人也，充其所至，一不為為國宣，否則亦不過時時之若若家，而風靡以砂礫已耳，復何能驅超行間，削平六賊，趁不世之偉績也哉？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二章 用人

今日所當講求，尤在用人一端。人材有轉移之道，有培養之力，有考察之法。人材以陶冶而成，不可唯孔太高，動謂無人可用。

謂「羈疑古天論將」，明明變幻，不可方物，幾於百長其幾。一規難容，恐亦世册邊激。詞，初非預定之品，以得實，尚一格，論事不求奇細，無因寸積而棄遠也，無施欲置以失類，斯先者之恆言，雖愚而可也。

求入之道，須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鷹擊之擊物，不得不休，又如劍芒有鋒，楚之有盛，以類相求，以氣相引，庶幾得一面而及其餘。大抵人才約有兩類，一類官氣較多，一類鄉氣較多，官氣較多者，好齷齪，好問樣子，辦事以驚世駭俗之象，言語無此妨礙之弊，其失也，捲卷無氣，乃過一事，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，憑文書寫出，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，尤不能管下身段，去專上體察一番。鄉氣多者，好逞才能，好出新樣，行事知己則不知人，言語則前不顧後，其失也，一事未成，物議性，謂之其弊厥俗惟均。人非大賢，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。吾欲以「勞苦忍辱」四字教人，故且戒官氣而始用鄉氣之人，必取遇事體察，身到心到眼到口到，趨廣漢好種新進少年，劉晏好紳士入補財，鄭國師之。（以上皆語）

一將豈能無副？副將雖之文官，亦在所必需。雖然，欲其不可用。諂諛者不可用，胸無實學，大言欺人者不可用，營官不得人，一營皆成廢物，哨官不得人，一哨皆成廢物，哨長不得人，十人皆成廢物，遂取充數，有兵如無兵也。

選哨哨長，須至勇至廉，不十分勇，不足以倡衆人之氣，不十分廉，不足以服衆人。

之心。

近人貪利冒功，今日求乞差使，爭先恐後，即異日首先潰散之人，屈指計之，用人不易。

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識而生，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，用人如用馬，得千里之馬而不顧，識矣而不能勝其力，則且榮駑駘之便安，而斥騏驎之偉駿矣。

古之治兵，先求將而後選兵，今之言兵者，先招兵而並不擇將，譬之緝衣者，不提其領而挈其綱，是焚之也，將自斃矣。（以上胡語）

無兵不足深憂，無將不足痛哭，獨舉自新世，求一捷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多得，此其可憐浩歎也。

專從危難之際，默察樸拙之人，則幾矣。

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，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。（以上曾語）

非知人不能善其任，非善任不能詳知之人，非開誠心、布公道，不能盡人之心，非獎其長、護其短，不能盡人之力，非用人之朝氣，不能盡人之才，非令其優劣得所，不能盡人之用。（以上左語）

曾謂人才以陶冶而成，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，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，而兼陶養成之術，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，使人人各得顯其所長，去其所短而已。竊謂

人才隨風氣爲轉移，居上位者有轉移風氣之責（所指範圍甚廣，非僅謂居高位之一二人言，如官長居目兵之上位，中級官居次級官上位也），因勢而利導，對病而下藥，風氣雖敗劣，自有挽回之一日。今日吾國社會風氣敗壞極矣，因而感染至於軍隊，以故人才消乏，不能舉兵之實績，頹波浩浩，不知所屆，惟在多數同心共德之君子，相與握挈維繫，激盪挑撥，障狂瀾於既倒，俾善者日趨於善，不善者亦潛移默化，則人皆可用矣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三章 尙志

凡人才高下，視其志趣：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，而日趨污下，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，而日卽高明，賢否智愚，所由區矣。

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；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去以死，而貪饕退縮者，果驥首而上騰，而富貴，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浩歎者也。

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，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官獄血瀾之中，冀其寤絕橫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幾萬一有補，不然，但就時局而論之，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！

胸懷廣大，須從平淡二字用功，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，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

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將，俱要好師、好友、好榜樣。

喜譽惡毀之心，卽那夫患得患失之心；於此關打不破，則一切學問才智，實足以欺世盜名。

方冷天下大亂，人情苟且之心，出箱籠之外，無過而問焉者。吾輩當立進德，自爲守之，並約同志共守之，無使吾心之賊，破吾心之牆子。

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，而不與人以易聞，有藐萬乘却三軍之氣，而未嘗輕於一發。君子欲有所樹立，必自不妄求人知始。

古人患難交際之際，正是德業長進之時，其功在於胸懷坦亮，其效在於身體康健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佛家之所以成佛，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，將此心放得實、養得靈，有活潑之胸襟，有坦蕩蕩之意境，則身體雖是外感，必不至於內傷。（以上曾語）

軍中取財，專尚機身；尙須由有氣概中講求，特恐講求不真，則浮氣客氣，夾雜其中，非真氣耳。

人才由磨鍊而成，須志氣壯，乃有長進，戒敗原難進路，不足以定人才。

兵事以人才爲根本；人才以氣志爲根本。兵可挫而氣不可挫，氣可挫而志不可挫。

方今天下之亂，不在強敵臨在人心，不患愚民之難治，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。

吾人任事，與正人同死，死亦附於正氣之列，是爲正命，附非其人，而得不死，亦爲千古之玷，死又不能無死耶？處世無遠慮，必有危機，一朝失足，則將以萬善爲同臭，而無解於正人之議評。（以上胡語）

士人第一要有志；第二要有識；第三要有恆；有志則不爲下流，有識則知事體，無識不致以一得自足，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。三者缺一不可。諸弟此時，惟有識不可驟幾，有志有恆，則諸弟勉之而已。

凡人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爲，稍有轉念，則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，但求臨死之際，寸心無可悔憾，斯爲大幸。舍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。

古稱「金丹換骨」，余謂立志卽丹也。（以上曾語）

天下紛紛，吾曹遠丁其厄，武鄉侯不云乎：「成敗利鈍，非所逆脮」，則亦殫其心力，盡其職守，餘以待之而已。（以上左語）

右列各節，語多沉痛，悲人心之陷溺，而志節之不振也。今日時局之危險，禍機之

劇烈，殆十倍於咸同之世，吾儕自膺軍職，非大發志願，以救國爲目的，以死爲歸局，不足渡同胞於苦海，置國家於坦途，須其耿耿精忠之寸衷，獻之骨繼血淵之間，毫不返顧，始能有濟。果能拿定主見，百折不磨，則千災百難，不難迎刃而解，若吾輩軍人將校，則以躋高位、享厚祿、安福尊榮爲志，目兵則以希虛譽、得餉精爲志，曾胡兩公必痛哭於九原矣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四章 誠實

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國之所以立，聖賢之德，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誠爲之也。故曰：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

人必虛中，不着一物，而使龍真實無妄。蓋實者不欺之謂也，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着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教告人，而使造僞言以欺人，若心中了不着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着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。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。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虛者也。當讀書則讀書，心無着於見客也。當見客則見客，心無着於讀書也，一有着，則私也。蓋明無着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之謂虛而已矣，是之謂誠而已矣。

知己之遠矣，卻自爲承認之地。故去毫無吝惜之心，此最難之事，榮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，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糾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匿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伎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

用兵久則驕情自生，驕情則未有不敗者，勤字所以醫情，慎字所以醫驕，二字之先，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，立意要將此事知得透，辨得穿，精誠所至，金石亦開，鬼神亦避，此在己之誠也。人之生也直，與武員之交接，尤貴乎直，文員之心，多曲多歪，多不坦白，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，必盡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，坦然無疑，此接物之誠也。以誠爲之本，以勤字慎字爲之用，庶幾免於大戾，免於大敗。

楚軍水陸師之好處，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，若官氣增一分，血性必減一分。

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數之人，則風氣易於純正。今大難之起，無一兵足供之用，實以官氣太重，心數太多，酒樓散醉，真意蕩然，湘軍之興，凡官氣重心數多者，在所必斥，歷歲稍久，亦未免沾染習氣，應切戒之。

將領之浮滑者，一遇危機之際，其神情之飛越，足以搖惑軍心，其官話之圓滑，足以淆亂是非；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。

今日所說之話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。

軍事是極實之事，二書三史，除懸懸而外，皆文人以書爲之，不知甲仗爲何物，戰陣寬何事，浮詞僞語，隨意編造，斷不可信。

凡正語實話，多說幾句，久之人自能共諒其心，卽直語亦不妨多說，但不可以訐爲直，尤不可背後咬人之短，厥弊之遺，最宜推誠，不肯稱僞。

吾輩難以誠心求之，虛心處之，心誠則志專而氣足，三千八百折，而不改其常度，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，心虛則不客氣，不挾私見，終可爲大英雄。

楚軍之所以耐久者，亦由於辦事結實，敦樸之氣，未盡滄散，以善後稱僞，不特畏遐邇之指摘，亦恐壞乘機之風氣，自古取外國，或稱恩信，或稱德信，總不出一信字，非必顯達條約，輕棄前諾，而後爲失信也。卽識悉之事，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，心中待他萬有七分，外面不必假裝十分。旣已通和講好，比軍公平照拂，不使遠人吃虧，此恩信也。至於令人畏敬，全在自立自尊，不在裝模做樣，臨難有不屈撓之節，臨財有不沾染之廉，此威信也。周易立家之道，以有孚之誠，諸諸反身，允立威於外，威，柔孚於異族，而可不皮求諸己哉。斯三書似遠遠而不切於事情，實則實直而消息於無形。（以上曾語）

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，取天下之至紛者以靜。

乘無大小，推誠相與，咨之以謀，而觀其識，告之以禍，而觀其勇；臨之以利，而

觀其廉，期之以事，而歸其信；知人任人，不外是矣。近日人心，逆意為端，亦疑窮究其所往，惟誠之至，可救欺詐之窮，欺一舉而不能欺諸事，欺一時而不能欺之後時，不可不防其欺，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，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。

吾輩不處世故太深，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。一部水滸，教壞天下，雖有方面事不逞之異，一部紅樓，教壞天下堂官、掌印司官、督撫、司道、首府及一切紙人，（此處有塗黑）避合，吃醋搗鬼，當痛除此輩，獨行其志，陰陽怕懼，不必計及一切。

人真專一，精神所至，金石為開。

軍旅之事，勝敗無常，總貴確實而戒虛捏，確實則準備周妥，虛飾則有誤調度，此治兵之最要關鍵也。粵逆猖獗以來，其得以肆志猖獗者，實由廣西文武欺飾捏報，冒功傳黨，以致蔓延數省，流毒至今，莫能收拾。

事上以誠意感之，實心待之，乃真事上之道，若阿附隨聲，非誠也。

挾智術以用世，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。

以權術使人，可厭不肯之病，而亦僅可取快於一時，本恠忠良之人，則並不煩督責而自奮也。（以上胡謔）

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。世之亂也，上下縱於亡等之欲，姦偽相吞，變詐相欺，自衛其安，而予人以至危。畏難避害，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，得忠誠者起

而矯之，克己而愛人，去僞而崇拙，躬履諸難，而不責人以同惠，浩然捐生，如蓬遊之蓬鄰，而無所顧悖。由是衆人效其所爲，亦皆以苟活爲羞，以避事爲恥。嗚呼！吾鄉數君子，所以鼓舞華僑，歷九載而播大亂，非拙且誠者之效歟？

凡說話不中事理，不担斤兩者，其下必不服。（以上會語）

吾國人心，斷送於僞之一字，吾國人心之僞，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餘，上以僞服下，下以僞奉上，同輩以僞交，嗣至習慣於僞，只知僞之利，不知僞之害矣。人性本善，何樂於僞，惟以非僞不足以自存，不得不趨於僞之一途。僞者人固莫恥其爲僞，誠者亦莫知其爲誠，且相疑駭，於是僞生疑，由疑生嫉，嫉心既起，則無數惡德，從之俱生，學所謂倫常道德，皆可蹴去不顧。嗚呼！僞之爲害烈矣！軍隊之爲用，全恃萬衆一心，同趨無間，不容有絲毫芥蒂，此尤在有一誠字爲之貫串，爲之維繫；否則如一盤散沙，必將不戢自焚，社會以僞相尙，其禍伏而緩，軍隊以僞相尙，其禍彰而速。吾輩既充軍人，則將僞之一字，排斥不遺餘力，將此種性根拔除淨盡，不使稍留萌芽，乃可以言治兵，乃可以爲將，乃可以當兵。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僞，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，李廣疑石爲虎，射之沒羽，荆軻赴秦，長虹貫日，精誠之所致也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五章 勇毅

大抵任事之人，斷不能有毀而無譽，有恩而無怨，自修者但求大聞不廉，不可因毀而侮沈毅之氣，爲人者但求一長可取，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，奇於曉曉者遇事苛求，則庸庸者反得保全。

事會相薄，變化乘除，吾嘗舉功業之成敗，名譽之優劣，文章之工拙，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，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。然吾輩自信之道，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，較殿最於鏘鏘，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。兩藩昔在江西、湖南，幾於通國不能相容，六七年間，浩然不欲復聞世事，惟以造端過大，本以不顧生死自命，事當更開數卷！

遇棘手之際，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。

我輩辦事，成敗聽天之命，毀譽聽之於人，惟在己之規模氣象，則我有可以自立者，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耳。

軍事棘手之際，物議指摘之時，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，一曰待民不可騷擾；二曰稟報不可諱飾稿；三曰調度不可散亂。譬如舟行，遇大風濤，只要把舵者心明方定，則成敗雖未可知，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。

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，必致站脚不牢。（以上會語）

不怕死，三字言之易，行之實難，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，僅以客氣爲之，一敗即

挫矣。

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爲，到水盡山窮之時，自有路走，只要切實去辦。

冒然二字，勢不能免，小心之過，則近於意，語不云乎：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』

？

國家委用我輩，既欲稍稍補救於斯民，豈可再避嫌疑？下須知禍福有定命，顯隱有定時，夫豈有定數，避嫌疑者未必得，不避嫌疑，未必失也。古人憂說畏讓，非惟求一己之福也，蓋當其事，義可無辭！恐諛諂之飛騰，陷吾君以不明之故，故悄悄之憂心，致其忠愛之忱耳。至於一身禍福進退，何足動其毫末哉？

胆量人人皆小，只須分別平日胆小，臨時胆大耳。今人則平日胆大，臨時胆小，可痛也已！

討寇之志，不以一眚而自撓，而滅寇之功，必須萬全而自立。

兩軍交綏，不能不有所損，固不可因一眚而撓其心，亦不可因大勝而有自驕輕敵之心，縱常打勝仗，亦只算家常便飯，並非奇事。惟心念國家艱難，生民塗炭，勉竭其忠，以求有萬一之補救，成敗別論，誓問天命，吾盡吾心而已。

僥倖以圖難成之功，不如堅忍而規遠大之策。

兵事無萬全，以求萬全者無一全，處處謹慎，處處不能謹慎，歷觀古今戰事，如劉季光武、唐太宗、魏武帝，均為萬全。一濟天也，不常如常備，必有當怕而怕者矣。其戰事之要，不戰則已，戰則須傾全力；不動則已，動則須操勝算。如有把握，則守三月二月三月，自有良方。今日之人，見敵即氣動，不能自主，可戒也。

古者戰陣之專，其處專言天也，其敗事者人也。兵陣通不勝許多，算到五六分，便須激胆放手，本無萬全之慮也。（以上胡語）

賈逵之起，其初雖有非常之勳績，頗顯戰兢，繼而得全，亦生其德術，若葉堅其筋骨，是故安而思危，樂而不荒。

避微俗薄，舉世效而中府之說，謂激烈之行，則謂退不中，或陶濟尼之，其果不濟，則夫快於者之口。夫忠臣孝子，豈必一一求於戰，勢窮計迫，豈不返顧，效死而已矣。其齊，矣也，其不齊，於吾心無礙焉耳。

時事急難，則挽回之道，自須先之以戒懼傷感，徹元靈積之氣，足以肩狂顛鉅，然視事太易，亦是一弊。（以上曾語）

凡心思健，不自今日始，亦不自今日止，奈何料敵兵，人人聽武，則無補救之方，練一日得一日之力，練一月得一月之功。

時勢緊急，當急盡心力所能，不必穿空果拘於人，事之果期於成也，遇事每謀每

斷，不謀不斷，亦終必亡，與其坐亡，不如謀之。

不苦撐，不咬牙，終無安枕之日。

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，不滌腸盪胃，必無挽回。(以上胡語)

大局崩壞，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，做一分，算一分，在一日，撐一日。

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，然強毅與剛愎有別。古語云：自勝之謂強。曰強，曰強毅，曰強爲善，皆自勝之義也。如不憤早起，而強之未明即起，不憤莊敬，而強之坐尸立齋，不憤勞苦，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，強之勤勞不倦，是即強也，不憤有板，而強之有板，即毅也，舍之而求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。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謹。

日漢一日，以求事之濟，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。千萬忍耐千萬忍耐，久而致之四字，不特處朋友爲然，卽凡事亦莫不然。

查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另起爐灶，重開世界，安知此兩番之失敗，非天之磨練英雄，使予大有長進乎？諺云：吃一塹，長一智，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，務須咬牙勵志，蓄其氣而長其智，切不可悲然自斃也。

予嘗此百端拂逆之時，只有逆來順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訣，硬字訣而已。若種種病，皆從懶生，懶則弛緩，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趨功不敏，一趨退則百慮懈。

矣。（以上會語）

勇有狹義的、廣義的、及急遽的、持續的之別。暴虎馘河，死而無悔，臨難不苟，義不反顧，此狹義的、急遽的者也。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此廣義的、持續的者也。前者孟子所謂小勇，後者所謂大勇，所謂浩然之氣者也。右章所列，多指大勇而言，所謂勇而毅也。軍人之居高位者，除詭勇不算外，尤須於毅之一字，痛下工夫，挾一往無前之志，具有折不回之氣，毀譽、榮辱、死生皆可不計較，惟求吾良知之所安，以吾之大勇，表率無數之小勇，則其爲力也厚，爲效也廣。至於被居下僚（將校以至目兵），則應以勇爲惟一之天性，以各盡其所職，不獨勇於戰陣也，和平日一切職務，不宜稍示去留，以貽軍人之羞，世所謂無名之英雄者，吾輩是也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六章 嚴明

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賞罰。

救浮華者真如質，積斂之後，饒之以猛。醫者之治疔毒，甚者必剷其腐肉，而生其新肉。今日之劣弁羸兵，蓋亦當爲簡汰，以燬其腐肉者，猶加訓練，以生其新者。不循此二道，則武備之弛，殆不知底止。

大官八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，能識大體而已。後世專尚慈惠，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，失循吏之義矣。爲將之道，亦以法立令行，盡齊嚴肅爲先，不貴煦煦也。

立法不難，行法爲難，凡立一法，總須實行之，且常常行之。

沈弟鶴別，漢官取法，治事宜速，余亦深知取軍取吏，皆莫先於嚴，特恐明不傍獨，則嚴不中禮耳。

呂蒙取鏡之尺，謂爲亂行之儀，古人處此，豈以爲名，非是無以警衆耳。

近年取將，失之寬厚，又與諸將相距遙遠，危險之際，弊端百出，然後知古人所云「作事威克儆愛雖少必濟」，反是乃取道耳。（以上會語）

自來帶兵之員，未有不專立威者，如劉鋒殺僕，穆直斬莊賈，孫武致法於美人，彭越之誅後至者，皆是也。

世變日移，人心日趨於僞，優容實以釀禍，姑息非以明恩，居今日而爲政，非用嚴厲手段，不能開善盡心腸，善惡既去，伏虎不驚，則法立知恩，吾輩任事，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，以求其理之至是，不必故拂乎人情，而任勞任怨，究無容其瞻顧之思。

號令未出，不准甲者獨進，發命既出，不准怯者獨止，如此則功罪明而心志一矣。兵險事也，以收斂固守爲主；戰勇氣也，以節宣提倡爲主；教治軍貴執法謹嚴，能斷能練，禁烟禁賭，戒逸樂，戒懶散。

治亂之國，用重典；治久亂之地，宜予以生路。

行軍之際，務須紀律嚴明，務使整齊，方為節制之師。如查有騷擾百姓，立即按以軍法；呂蒙行軍，不能以一筮寬其鄉人，嚴明之謂也，終統治軍，不能以先驅犯其邊釐。整齊之謂也。

立法宜嚴，用刑宜寬，顯以示之紀律，隱以救其患。惟嚴畏威懷德，可成節制之師。若先寬後嚴，則恐始習疲玩，終生怨尤，軍政必難整飭。（以上胡語）

治軍之要，尤在賞罰嚴明。取賞嚴者，足以激軍氣而振國事；此蓋人所共知者。近軍軍隊風氣，紀綱弛，賞罰之寬嚴每不中節，誠始過以圖見好，或放為苛罰以示威，以變情為喜怒，憑喜怒以設賞罰，於是賞不知戒，罰不知畏，此中消長，由於人心之澆。澆者居其半，而由於措施之乖舛者亦居半。此者泄成風，委頓疲玩之餘，非板之以猛，不足以挽回頹風。與其失之寬，不如失之嚴。此法立矣，後知恩威立然，後知威以善處心腸，行謙讓手段。此其時矣。是望諸健將勇將嚴然行之，而無稍假，則軍事其有濟乎。（以上松坡評）

第七章 兵外紀

夫君以生殺予奪之權，授之諸將，猶東家之錢銀貨物，授之店中衆夥。若保舉太濫

，視大君之名器，不甚愛惜，猶之賭博浪費，視東家之貨財，不甚愛惜也。介之推曰：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，况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功乎？余則略改之曰：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，况假大君之名器，以市己之私恩乎？余忝居高位，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，深爲慚愧。

竊觀自古大亂之世，必先變亂是非，而後政治顛倒，災害從之，屈原之所以憤激沉江而不解者，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。故曰：蘭蕙變而不芳，蚤蕙化而爲茅，又曰：因時俗之從流，又孰能無變化，傷是非之日移月漸，而幾不能自立也。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，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，而後小人得志，君子有進退無依之象，推而至於一省之中，一軍之內，亦必其是非不揆於正，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，賞罰之任，視乎權位，有得行者有不得行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，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責，願亭林先生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。

大抵叢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，四有二：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鏡而登山者獨見其遠，乘城者獨覺其曠，此高明之說也。同一物而應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，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遠趨於平實，頗不易易，若能事事求精，輕重長短，一絲不差，則漸實矣。能實則漸平矣。

凡利之所在，當與人共分之。名之所在，當與人共享之。居高位以知人、曉事二者

爲事，知人誠不易事，曉事則可以閱歷電勉得之，曉事則無難同己異己，均可徐徐開悟，以真和衷，不曉事則挾私固陋，乘公亦謬，小人附謬，君子亦謬，鄉愿固謬，狂狷亦謬，重以不知人，則終古相背而馳，決非妥協之理。故懷實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，而諒諒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，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，今日能知人，能曉事則爲君子，明日不知人，不曉事則爲小人，實則公正光明，則爲君子，卽刻偏私掩護，則爲小人，故事毀棄衆之所在，下走常程深念，不能附和。

善始官之權過輕，則不能各行其志，危險之際，愛而從之者或有之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憂也。此中消息應默察之，而默挽之。總攬則不無偏蔽，分寄則多所維繫，（以上費解）

愚想不能不積格，則須循名核實，否則卽無言，而我心先愧矣。

世事無真是非，特有假好惡，然世之循私以枉事者，試反而自問，異日又豈能獲私利之報於所徇私利之人哉？蓋亦遵其本矣。

天下惟左右習近不可不慎，左右習近無正人，卽良友直君不能進。

朝廷爵賞，非我所敢專，尤非我所敢吝，然必積勞乃可得賞，稍有濫序，不惟不能激勵人才，實足以敗壞風俗，蕪賢不受賞，隱德必及子孫。

國家名器，不可濫予，慎重出之，而後軍心思奮，可與圖後效而速成功，天下惟不

明白人委錢人，明白人不疑人也。

新淵是非不明，節義不講，此天下所以亂也。（以上胡語）

知柔之長，而吾所歷者短，則退憂患橫逆之來，當少忍以待其定。知地之末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退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確。知學問之多，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恃之得自喜，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。知事變之多，而吾所辦者少，而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聚賢而共圖之。夫如是，則自私自滿之見，可漸漸消除矣。（以上曾語）

父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爲職，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，判別其爲君子爲小人，雖處微職而發，持論至爲正當，並非憤激之說。用人之當否，視乎人之明昧，辦事之才不厚薄，視乎曉事之透不透。不知人則不能用人，不曉事則何能辦事。君子小人之別，以能否利人濟物爲斷。苟所用之人，不能稱職，所辦之事，措置乖方，以致貽誤大局，縱曰其心無他，究難爲之寬恕者也。

昔賢於用人之端，向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仇，其宅心之正大，足堪以於式百世。曾公之薦左中堂，而劾李次青，不以恩怨而廢舉劾，名臣胸襟，自是千古。

用人講資格，固足以限制人才，今之不講資格，其末是以激揚清濁，實不必功。意不講勞，舉不必才，勳不必勞，或今貴而昨劣，或今辱而昨榮，揚之則譽之九天之上，抑之則置之九淵之下，得之者不爲喜，失之者不爲歎，所稱爲操縱人才策勵士氣之具，

其效力竟以全失。欲圖挽回補救，其權操之自上，非吾儕所得與聞。惟吾人職居將校，在一小部分內，於用人一端，亦非絕無施帶之權力，既有此權，則應於用人惟賢，循名核實之義，特加之意，能於一小部分，有濟濟補，亦足以心安理得。（以上陸墟語）

第八章 仁愛

帶兵之道，用恩莫如用仁，用威莫如用禮。仁者所謂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是也，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，常望其發達，望其成立，則人知恩矣。禮者所謂無兼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，泰而不驕也，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威而不猛也。持之以尊，臨之以莊，無形無聲之際，常有凜然難犯之象，則人知威矣。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，何兵之不可治哉。

吾輩帶兵，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；無銀錢，無保舉，尙是小軍，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。個個學好，人人成材，則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。

愛民爲治兵第一要義，須日日三令五申，視爲性命根本之事，毋視爲治兵要結粉飾之文。（以上會語）

大將以救大局爲主，並以救他人爲主，無有嘉善而於不能之氣度，乃可包容一切。

覺得勝仗無可驕人，敗仗無可尤人，即他人不可救我，而我必當救人。

必須諄囑將弁，約束兵丁，愛惜百姓，並隨時訪查，隨時警戒，使營圍皆行所無事，不擾不驚，戢暴安良，斯爲美備。

愛人當以大德，不以私惠。

軍行之處，必須秋毫無犯，固結民心，長官之於屬僚，須揚善公庭，規過私室。

聖賢仙佛，英雄豪傑，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，無不爲損己利人爲正道。愛人之道以嚴爲主，寬則心弛而氣浮。

自來義士忠臣，於曾經受恩之人，必將終身奉事惟謹，轉信爲主，而不忘深毋一飯之恩；張蒼作相，南面稱孤則奉事王陵之妻如父母，終身不改，此其存心正大仁厚，可師可法。（以上胡語）

不慌不忙，盈科後進，向後必有一番同甘滋味出來。（以上曾語）

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語，最爲慈仁貼切。以此存心，則今帶兵格言，千言萬語，皆可付之一炬。父兄之待子弟，慮其愚蒙無知也，則教之誨之，慮其飢寒苦痛也，則愛之護之，慮其放蕩無行也，則懲責之，慮其不克發達也，則培養之；無論爲寬爲嚴，爲愛爲憎，爲好爲惡，爲賞爲罰，均出之以至誠無偽，行之以至公無私，如此弁兵則愛戴長上，亦必如子弟愛其父兄矣。

軍人以軍營爲第二家庭，此言殊有意味，然言而按之，此第二家庭，較之國有之家庭，其關係之密切，殆將過之。何以故？是世之教育子弟也，如師友，其約束督責愛護之也，如父兄。部下之對長上也，其咨恭將事，與子弟之對於師友父兄，殆無異耳。及其同罹戰役也，尙患難，共生死，休戚無不相關，利害無不與共，且一經從戎，由常備而續備，由續備而後備，其間年月正長，不能脫軍籍之關係，一旦戰事，即須荷戈以出，爲國宣勞，此以情言之。國爲家之集合體，衝圍亦所以衛家，軍人爲衝圍團體之中堅，則應視此第二家庭爲重。此以義言之耳。

古今名將用兵，莫不以安民愛民爲本，蓋用兵原爲安民。若擾之害之，是悖用兵之本旨也。兵者民之所出，備亦出之自民，索本探源，何忍加以擾害。行師地方，仰賴於民者豈止一端，休養軍隊，採辦糧秣，徵發夫役，探訪敵情，帶引道路，何一非借重民力，若身怨於民，而招其反抗，是自困也。民於與師外國，亦不可以不備之禍亂，加之無辜之民，致干天和，下招怨讟，仁師義旅，決不出此，此海陸軍條約所以嚴擄掠之禁也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九章 勤勞

練兵之道，必須官弁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於熟，如雞孵卵，如鑪鍊丹，未可須臾稍

難。

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，而可大可久者也。

百種弊端，皆由懶生，懶則弛緩，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趨功不敏，一處弛則百處懈。

矣。

治軍之道，以勤爲先，身勤則強，逸則病，家勤則興，惰則衰，國勤則治，怠則亂。

軍勤則勝，惰則敗。惰者暮氣也，常常提其朝氣爲要。

治軍以勤字爲先，由閱歷而知其不可易，未有平日不早起，而臨敵忽能早起者，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，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。吾輩當共習勤勞，始之以愧厲，繼之以痛懲。

每日應辦之事，積攔過多，當於清早盥盥本日應了之件，日內了之。如農家早起，

分派本日之事，無本日不了者，庶幾積壓較少。

養生之道，莫大於懲忿窒慾，養動少食。（以上曾語）

軍旅之事，非以身先之勞之，事必無補。古今名將，不僅身臨異衆，亦且精力過

人。

將不理事，則兵無不騁縱者，騁縱之兵，無不怯弱者。

凡兵之氣，不見仗則弱，常見仗則強，久逸則終無用處，異日則必不可臨敵。

兵卒如學生功課，不進則退，不戰則不能守。故古之言曰：勞則思，逸則淫，誠以徵萬人領兵境上，無論古今無此辦法，且久逸則筋脈皆弛，心胆亦怯，不僅難戰，亦必難守，淫佚顏色，取敗之媒，徵逐嬉娛，治兵所戒。金陵圍師之潰，皆由將驕兵惰，終日酣嬉，不以賊匪爲念，或樂桑中之喜，或戀室家之私，或醉於縱酒酣歌，或日在賭場博館，淫心蕩志，樂極忘疲，以致兵氣不揚，禦侮無備，全軍覆沒，皆在實資縱慾之來也。夫兵猶火也，不戢則焚，兵猶水也，不流則腐。治軍之遺必以責其心志勞其筋骨爲良法。（以上胡語）

耐冷耐苦，耐勞耐悶。

立法不難，行法爲難，以後總求實行之，且常常行之，應事接物時，常從人情物理中之極和淺處着眼，莫從深處細處看。

身體雖弱，却不宜過於愛情，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而愈盛，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愈睡快活，若存愛惜精神爲意思，將前將卻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

總須腳踏實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助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。智慧愈善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遂爾推遷。

不慳嗇，不慳退。

習勞爲辦事之本，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

欲去驕字，總以不輕笑人爲第一義。欲去惰字，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

每日應睡之時，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，勞力者幾件，則知宜勤國事之處無多，更宜竭誠圖之。

自古聖賢豪傑，文人才士，對志事不同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吾輩既辦軍務，係處功利場中，宜刻刻勤勞，如農之力穡，如賈之趨利，如篙工之上灘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須有一段沖融氣象，二者並進，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。

用兵最戒驕氣惰氣，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之最甚，扶危救難之英雄，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。（以上會語）

戰爭之事，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間，或馳驅酷暑惡瘴之鄉，或趁雨雪露營，或晝夜趕程行軍，寒不得衣，飢不得食，渴不得水，槍林彈雨之中，血肉橫飛，極人世所不見之慘，受恆人以不經之苦，其精神，其體力，非於平時養之有素，練之有恆，豈能堪此。練兵之主旨，以能効命於疆場爲歸，欲其効命於疆場，尤宜於平時竭盡手段以修養其精神，鍛鍊其體魄，嫻熟其技術，臨事之際，乃能有恃以不恐，故習勞忍苦，爲治軍之第一要義。而取兵之道，亦以使之勞苦，爲不二法門。蓋人性似猴，喜動不喜靜，宜勞

不宜逸。勞則思，逸則淫，閑居無所事，則爲不善，此常人恆態，聚數百千血氣方剛之少年於一團，苟無所以籠其心志，勞其精神，莫不踴躍奮發，潰出堤防之外者，烏可得耶？（以上松坡語）

第十章 和韓

禍機之發，莫烈於猜忌，此古今之通病，敗國、亡家、喪身，皆猜忌之所致，詩稱不伐不求，何用不臧，伎求二端，蓋妾婦窳窳而有之者也。

凡兩軍相處，統將有一分齟齬，則營哨必有三分，兵夫必有六七分，故欲求和衷共濟，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。人之好名，誰不知我，同打仗不可譏人之退縮，同行曠不可疑人之騷擾，處處嚴於治己，而薄於責人，則唇舌自省矣。

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，敬則小心翼翼，事無鉅細，皆不敢忽。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，功不獨居，過不推諉。常常記此二字，則身履大任，福祿無量。

湘軍之所以無敵者，全賴彼此二字。彼此二字，雖平日積怨深仇，臨陣仍彼此照顧，雖上午口角參商，下午仍彼此教授。（以上奇語）

軍旅之事，以一面爲主，以二三兩面爲輔。唐代九節度之師，潰於相州，其時名將如郭子儀、李光弼，亦不能免，蓋謀略可資於衆人，而決斷須歸於一將。

自古來將帥不和，事權不一，以兼致敗者，不止九節度使相爭一役。

偉大將之道，以首救大局爲主，不宜炫耀己之長處，尤不宜指摘人之短處。

兵無糧多寡，總以能調糧食爲上，不奉一將之令，兵之必敗，能奉一將之令，兵之

必強。(以上胡語)

人沉湎酒色俱厲，凡自能見予里而不能自見其賤，聲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於不自

見，苦於不自知，雪之厲，雪不自知，沉之聲色，恐亦未始不厲，特不自知耳。(雪謂

彭學琴鄭彭玉麟也，沉謂曾國荃也)。(以上會語)

古人相處，有權爭公處，而言欲私室，有交關於平昔，而數助於戰場，蓋不以公而

廢私，復不以私而害公也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，萬難強之使同，膠之相合，則匪臆之怨

，芥蒂之隙，自所免難，惟於公私之界，分得清，認得明，使之劃然兩途，不相混談，

則善矣。鬚髮之役，其中日之役，中法之役，列將因爭意氣而致敗績者，不一而足。故老

相傳，言之鑿鑿，從前握兵符者，多起自行間，罔知大體，動以意氣用事，無怪其然。

今後一有戰役，用兵必在數十萬以上，三十數鎮之師，情誼夙不相孚，言語亦多隔閡，

延緩調度之難，豈可想見。苟非共矢忠誠，無猜無貳，或難免不蹈既往之覆轍。欲求和

衷其勢，則惟有格遵先哲遺言，自統將先辦一福平恕之心始。功不獨居，乃可以言破敵

。(以上松坡野語)

第十一章 兵機

前此爲起事救護之行，不妨倉卒成軍，近且爲東下討賊之計，必須訓練慎出，若不教之卒，竄敗之機，則何補無之，而必遠求之湖南，等於遼東自謂之家，仍同海上兒戲之家，故此行不可不精擇，不可不久練。

兵者陰事也，哀戚之意，如臨親喪，肅敬之心，如祭犬祭，軍中不宜有驕欣之象者，雖言或爲和氣，或爲爾盈，終歸於敗而已矣。田單之在即墨，將軍有必死之心，士卒生還之氣，此其所以破燕也。及其攻狄也，黃金橫帶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魯仲連笑其必不勝，兵事之宜憂慮，不宜歡欣，亦明矣。

此次由楚省招兵東下，必須選習練之卒，備積聚之械，舟師則船砲並備，陸路則轉卒並積，有三年不歸之想，爲百戰百勝難之行，豈可兒戲成軍，倉卒成行，人盡烏合，器多苦窳，船不滿二百，砲不滿五百，如大海雜豆，黑子蒼面，縱能速達皖省，究竟於事何補？是以鄙見須戰艦二百艘，又補以民船載七八百，大小砲千餘位，水軍四千，敵軍六千，夾江而下，隨年成行，始略成氣候。否則名爲大興義旅，實等矮人觀場，不直方家一晒。

夫戰勇氣也，每而衰，三而竭。國藩於此數語，常常體念，大約用兵無他巧妙，常

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。孫仲謀之攻合肥，受創於張遼；諸葛武侯之攻陳倉，受創於郝昭；皆初氣銳銳，而後氣竭之故。當奇兵之衝鋒，氣已竭而後振，陸抗之拔西陵，預料機之不遠下，而得銳氣，先備外援，以待內之自變，此善於用氣者也。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，君子以爲頌道。故會治兵以來，每介戰勝豎敗之際，戰勝則懼，上下懷懼者，其後常得大勝。當惡得意滿之候，各歸雲集，猛於腹勝，將卒於慢，其後常有意外之失。

國家之強，以得人爲強，所謂無說惟大也。若不得其人，則羽毛未豐，亦似難以震飛。昔在宣宗皇帝，亦嘗切齒發憤，屢悔和議，而主戰守，卒以無良將帥，不獲大雪國恥，今欲港和主戰，亦必得二數引重致遠、圍衝禦侮之人以擬之，若僅區區楚才，目下知名之數人，則于將莫邪，恐未必不終刑折，且聚數太少，亦不足以分布海隅，用兵之道，最忌窮刀窮四字，力則指將士之精方言之，勢則指大局大計，及繼續之接續，人才之繼否言之。

能戰雖失算亦勝，不能戰雖勝亦敗。

懸軍深入而無後繼，是用兵大忌。

危急之際，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爲主。孤軍無助，糧餉不繼，奔走疲憊，皆散亂必敗之道。（以上會籍）

有不可戰之將，無不可戰之兵，有可勝不可敗之將，無必勝必不勝之兵。

古人行師，先審己之強弱，不問敵之強弱。

兵事決於臨機，而地勢審於平日，非尋常張臬齒澗可比，軍事有先一著而勝者，如險要之地，先發一軍據之，此必勝之道也，無最後一著而勝者，待敵有變，乃起而應之，此必勝之道也。至於探報路徑，則須先期妥實辦理。兵事之妙，古今以來，莫妙於拊其背，斷其腰，抄其尾，惟須審明地勢敵情。

先安非以待敵之求戰，就後起而應之，乃必勝之道。蓋敵求戰而我以靜制動，以逸待勞，以整禦散，必勝之道也。此意不可拘執，未必全無可採。

臨陣之際，須以萬人併力，有前有後，有防抄襲之兵，有接納不動以應變之兵，乃是勝者。如派某人守候，不應期而進，便是違令，應期而不進，便是怯戰。此則必須號令嚴明者也。徇他人之意，以前爲美，以後爲非，必不公矣。

夾擊原是上策，但可密計，而不可肯露，須併力而不立單弱；須謀定後戰，相繼而行，而不可或先或後。

不輕敵而慎思，不怯戰而穩打。

兵分則力單，窮則氣散，大勝則變成大挫，非知兵者也，不可不慎。敵則勝，勢則勝，和則勝，三勝之機，決於是矣。我軍出戰，須層層布置，列陣縱橫，以整攻散，

以銳臨之，以後勁而防抄襲，臨陣戒散隊，得勝尤忌貪財。

熟審地勢敵情，妥謀分整之舉，或伺敵之缺點，蹈瑕而入；或趨敵之重處，併力而前；皆在相機斟酌。惟臨陣切忌散隊，切戒貪財，得勝之時，尤宜整齊隊伍，多求痛殺。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敵，其餘兼作戰兵、援兵、兜剿之兵，皆處處合圍，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，頓兵墜城之下，則情見勢絀。

用兵之道，全軍爲上策，得土地次之；破敵爲上策，得城油次之。古人必四路無敵，然後圍城，兵法所謂，十則圍之之義也。

兵事有須先一著者，如險要之地，以兵據之，先發制人，此爲扼吭之計，必勝之道也。有須後一著者，愈持久愈神妙，愈老到愈堅定，待敵變計，乃起圖乘之，此可爲奇兵而推其背，必勝之道也。

一年不得一城，祇要大局無礙，並不爲過；一月而得數城，敵來陣不能戰，則不可爲功。

軍隊分起行走，相隔二日，每起二千人。若前隊遇敵先戰，非必勝之道也，應於近敵之處，佈前茅、後勁、中權，會齊併力，乃可大勝。

臨陣分枝，不嫌其散，先期合力，必求其厚。

荀悅之論兵也，曰：權不可預設，變不可先圖，與時遷移，隨時變化，誠爲用兵之至

戰陣之事，待敵者是敗機，發戒者是勝機。

軍旅之事，謀價爲先；戰陣之事，講習爲上。蓋兵機至精，非虛心求教，不能備會。矧可是已，誰非人？兵機至活，非隨時謀察，不能防人。樹同雄心而大意？

偵探須確、須勤、須速，博訪以資衆論，沈思以審敵情，敵如不分枝，我軍必從其入境之處，併力迎剿，敵如分枝，則我軍必於敵多之處專剿。（以上胡語）

凡善弈者，每於橫危急之時，二面自救，一面破敵，往往因病成妍，轉敗爲功，善用兵者亦然。（以上曾語）

平日千言萬語，千算萬計，而得失仍只臨陣須臾之頃，凡奇謀至計，總在平時處，如布帛菽粟之類，愈近淺易，愈廣大而精微也。

凡事過於求好，轉多不妥之處。（以上胡語）

凡危急之時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，恃之以守，恐其臨危而先脫，恃之以戰，恐其適進而驟退。

凡用兵須蓄不竭之氣，留餘之力。（以上曾語）

曾胡之論兵，極主主客之說；謂守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，主逸而客勞，主勝而客敗，尤戒攻堅圍城，其說與普法戰爭前法國兵學家所主張者殆同（其時俄土兩國亦盛行此說）

。其論出師前之準備，宜十分周到，謂一械不精，不可輕出，勢力不厚，不可成行，與近今之動員準備，用意相合。其以全軍破敵爲上，不以得土地城池爲意，所見尤爲精到卓越，與東西各國兵學所遺道者，如出一轍。臨陣分枝宜散，先期合力宜厚二語，尤足以概括戰術戰略之精妙處。臨陣分枝者，卽分主攻助攻之軍，及散兵援隊預備隊之配置等是也。先期合力者，卽戰略之聚中展開，及戰術上之開進等是也。所論諸端，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，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，若合符節，吾思先賢，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。（以上松坡評語）

第十二章 戰守

凡出隊有宜速者，有宜遲者，宜速者我去尋敵，先發制人也；宜遲者，敵來尋我，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氣常靜，客氣常動，客氣先盛而後衰，主氣先微而後壯，故善用兵者，每喜爲主，不喜作客。休那諾軍，但知先發制人一層，不知以主待客一層，加之探報不實，抽勢不審，敵情不明，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。應研究此兩層，或我尋敵，先發制人，或敵尋我，以主待客，總一審定乃行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，貿然出隊。

師行所至之處，必須多問多思，思之於己，問之於人，皆好謀之實迹也。昔璞山帶兵，有名將風，每與敵遇，將接仗之前一夕，傳各營官齊集，與之暢論敵情地勢，藉申

出地圖十餘張，每人分給一張，令諸將各抒所見，如何進兵，如何分枝，某營埋伏，某營并不接仗，待事畢後，專派追剿，諸將一夕說畢，瑛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，每人發一傳單，即議定主意也。次日戰罷，有與初議不符者，雖有功亦必加罰，其平日無事，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。

一曰：紮營宜深溝高壘，雖僅一宿，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，但使能守我營壘，安如泰山，縱不能進攻，亦無損於大局。一曰：暗探敵情，詳敵機近，時時作敵來接營之想，敵來之路，應敵之路，埋伏之路，勝仗攻擊之路，一夕探明，切勿孟浪。一曰：痛除害氣，未經戰陣之兵，每好言戰，帶兵者亦然，若稍有閱歷，但覺我軍處處瑕隙，無一可恃，不輕言戰矣。

用兵以渡水爲最難，不特渡長江大河爲難，卽偶渡漸草之水，丈二之溝，亦須再三審慎，恐其半渡而擊，背水無歸，敗兵爭舟，人馬驚溺，種種皆兵家所忌。

陰路打勝仗，全在頭敵，若頭敵斷關不住，後面雖有好手，亦被擠退。（以上會

戰守機宜，不可紛心，心紛則氣不專，神不一。

交戰宜持重，兵宜迅速，穩紮穩打，合力分枝，足以括用兵之要。

第十二章 戰守

軍事之要，必有所忍，乃能有所濟，必有所舍，乃能有所全；若處處設防，兵亦無尺寸之效。

防邊之要，不可處處設防，若處處設防，兵力必分，不能戰亦不能守，惟擇其緊要必爭之地，厚集兵力以守之，便是穩固。

獨卡之設，原所以省兵力，予地方官以據險據守之力，有守土而無守之之人，雖天塹不能恃其險，有守人而無守具，雖負衝無所展其長。

有進戰之營，必須留營作守，假如以十營作前茅爲戰兵，即須留五營作後勁爲守兵，其留後之兵，尤須勁旅，其成功一也。不可爭目前之微功，而誤大局。

有圍城之兵，須先另籌打仗之兵；臨陣打仗之兵，必須安排勁旅，或預杜抄掠之敵，或備策應之舉。

扼要立營，加高加深，固最要着，惟須約束兵丁，不得滋擾，又須不睡處靜，使步法整齊，技藝精熟，應戰或守皆能有備。（以上胡語）

右揭戰守之法，實括而言，曰攻戰、曰守戰、曰遣遇戰、曰局地戰，以及防邊之術，攻城之術，無不獨具卓識，得其要訣，雖以近世戰術之日新月異，而大旨亦不外是。其論夜間行營，亦須深溝高壘，爲堅不拔之計，則守禦之緊嚴，立營之穩健，尤爲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。（按咸同間戰爭兩方，多爲不規則之混戰，來去無條，不可端倪，

故欲營求堅固以防侵襲。

會胡論兵極重主客之見，只知守則爲主之料，不知守反爲主之害，蓋因其時所對之敵，並非常勝之師，精練之卒，且其人數常倍於我，其兵器未有如今日之發達，又無騎砲兩系之雜戰，耳目不靈，攻擊力復甚薄弱，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，攻擊精神，未與善戰，故戰術偏重於攻擊防禦，蓋亦因時制宜之法。近日善法，日俄兩大戰役以後，環球之耳目一新，攻擊之利，昭然若揭。各國兵學家，舉凡戰略戰術，皆極端的主張攻擊。苟非兵力較弱，或地勢敵情，有特別之關係，無復有以防守爲計者矣。然戰略戰術，須因時以制宜，善勢以求當，未可稍事拘滯，若不揣其本，徒思仿效於人，勢將如跋者之說走，解不厥矣。兵路之取攻勢，固也，必須兵力雄厚，士馬精練，軍資（軍需器械）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四者均有可恃，乃足以操勝算。四者之中，偶缺其一，貿然以取攻勢，是曾公所謂徒先發而不能制人者也。普法戰役，法人國境之師，動員頗爲迅速，而以兵力未能悉集，軍資亦虞缺乏，遂致着着落後，陷於防守之地位。日俄之役，俄軍以交通線僅恃一單軌鐵路，運輸不繼，遂屢爲優勢之日軍所制，雖迭經試取攻勢，終歸無效。以吾國軍政現勢論，其款則有二十餘鎮之多，然預備後備之制，尙未實行，每鎮無效，至多不過得戰兵五千，須有兵力三鎮以上，方足與他一鎮之兵力相抗衡，且一有傷亡，難從補充，是兵力一層，決難如陸邦之雄厚也。今日吾國軍隊，能否說到精練二字，

此種知軍事者自能辨之，他日與強隣一相角逐，能盡效一割之用，似又難作僥倖萬一之想，至於軍資交通兩端，更瞠乎人後。如此而曰吾將取戰時職務上最有益之攻勢，烏可恃耶？部意我國數年之內，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，與其爲孤注一擲之舉，不如採用波瀾戰術，據險以守，節節爲防，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，俟其深入而繼，乃一舉而殲除之，昔俄人之蹶拿破崙於境外，使之一蹶不振，可借鑑也。（以上松坡語）

第十三章 治心

治心治身，理不必太多，知不可太難，切身日夕用得着的，不過一兩句，所謂守約

也。
凡沉痾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，約有二端：一曰以志帥氣，一曰以靜制動。人之疲憊不振，由於氣弱，而志之強者，氣亦爲之稍變，如貪早睡，則強起以興之，無聊賴，則端坐以凝之，此以志帥氣之說也。久病瘦怯，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，惶擾於胸中，即憂事亦不甚安恬，須將生前之名，身後之事，與一切妄念，掃除盡盡，自然有一種恬淡滋味，而凝定之餘，真陽自生，此以靜制動之法也。

外境不迷，未可滯滯，而而道之，遂履夷塗。
心欲其定，氣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體欲其定。

古之成大業者，規模遠大，與綜理密微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兄自爾近年得力，惟有筆字訣。兄青年自負本領甚大，可屈可佈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見人家不是，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。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，故自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，迥不相同。大約以能立達爲體，以不怨不尤爲用，立者發奮自強，站得住也，達者辦事圓融，行得通也。

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，莫問收權，但問耕耘。

古人辦事掣肘之處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。惡其拂逆，而必欲順從，設法以誅鋤異己者，權奸之行徑也。聽其拂逆，而動心忍性，委曲求全，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，聖賢之用心也，借人之拂逆，以磨礪我之德性，其庶幾乎！

與胡中丞商江南軍事，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，心無二用，則必不能成。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，二人互許爲知言。

研幾工夫最要緊，顏子之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是研幾也。周子曰：幾善惡，中庸曰：潛隱伏矣，亦孔之昭。劉念臺曰：卜念以知幾，皆謂此也，失此不察，則心放而難收矣。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，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鑽與不離，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

神明則如日月之升，身臨則如鼎之鎮，此二語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靜極時，所謂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。意者，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。真之固也，乃所以爲元也，絪之境也，乃所以爲啓也，數之堅者也，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；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殼也。此中無漏腔生意，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。然則靜極生動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；息息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。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，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，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。不然，深隱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爲靜，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，况乎其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，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。

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雖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樞位，此綿綿者，由動以之靜也。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而萬物育，此稷稷者，由靜以之動也。

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福；頤君子，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；損君子，以懲忿窒慾；益君子，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君子，以正位凝命；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，願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

布。消除嫉妒心。普天齊甘霖。家家獲吉祥。我亦無恐怖。(右不慢)

○或知是天地寬。貪得宇宙隘。豈無過人資。多欲爲患害。在約尋想盡。居困常求養。富求千乘車。貴求萬釘帶。未得求速償。既得無求壞。芬華比復蘭。盤固方泰倍。求榮不知厭。志克神愈伏。歲饒有時瘳。日明有時晦。時來多善緣。運去生異怪。諸福不可期。百殃紛奪會。片言動招尤。聖足便有礙。威威抱虛憂。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。乾坤之何失。安樂無違歎。患難無違怒。君看十人中。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。我窮猶可耐。而况處夷塗。笑事生嗟瀉。於世少所求。俯仰有餘快。俟命堪終古。曾不願乎外。(右不求)

日課四條

一曰慎獨則必安。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。知有惡。而不盡實用其力。以爲善去惡。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。蓋他人所不及知。而已獨知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。而首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。惡惡如惡惡臭。力去人欲以存天理。則大學之所謂自慊。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。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。孟子之所謂仰不愧。俯不作。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。皆不外乎是。不能慎獨。則內省不疚。可以對天地。質鬼神。斷無行有不慊心則安之時。人無一內愧之事。則天君泰然。此心善快足

，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孟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，亦常言之，董程朱之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。內則專靜純一，外面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。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圖天下平，敬之效驗也。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至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靈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。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因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，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微應，雖有衰年病軀，遇禮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，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兼養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懈慢，則身強之強健，又何疑乎！

三曰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，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有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，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救災庶幾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。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數語，立者自立不懼，如富八百物有餘，不假外求，達者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已立已達，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真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，彼其

附 戚繼光先生語錄

續光先生語

一、諸君以舟日共坐之處，是何處耶？此非三間房子，乃是一隻漏船，又當風波之中，若是難的自靜，坐的自坐，仇人反目，各不同心，將使船被風浪衝破打碎，彼時無分難憑，無分恩仇，都早溺死。遭此之際，便是異心仇人，既在一船，說不得平日不相識，亦說不得平日有仇怨，推此共患共難之心，掌舵的掌舵，掌槳的掌槳，同心同力，將此船撐過江海，到了岸上，方能生存。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，却人人不齊心，不共排一個死力，那個人能免得過耶？

二、武官兩手握着便益。成功，則顯親揚名，加官進祿，是一手握著便益也。陣亡，則蔭子立廟，血食百世，是一手握著便益也。是生得便益，死亦便益，但我見武官畢竟廟食者少，下獄者多，舍了便益以圖倖倖。第不知五十年來，將官陣亡之陣亡，陣陣像迷者，如今還在否？諸將曰：「還有今日逃回，明日就死在家下者」。感曰：「死是免不得的，祇是多活幾日，做了他帶罪的鬼而已」。

三、若謂戰為容易，因屬欺人之談。但勦敵會來，亦未嘗不敗。符堅六十萬，晉謝元以八萬之兵敗之。兀朮拐子馬，岳飛以五百人敗之。漢武帝令衛青、霍去病掃空王莽。明太祖令徐達、常遇春盡驅敵人於沙漠，恢復我中華，此豈敗必不可耶？勝乎？衛

一、謝、許、徐、常等，豈神仙乎？抑亦是讀書之人乎？

四、趙雲必是大變，必要大戰。大戰之道，在我必要合全軍十一倍之兵，合衆人之心爲一心，合衆人之力爲一力，除合衆人之必力以外，容獨大戰，尙有何法？就問諸君？

五、夫大戰之道有三：有「算定戰」，有「捨命戰」，有「糊塗戰」。何謂「算定戰」？得算多，得算少，也得「捨命戰」，也得「糊塗戰」。但云我破着「腔熱戰」，糧國家，賊來祇是向前便了，却將行城等項，平日通不知將筋起也。何謂「糊塗戰」？不知敵以不知己是也。兵法「多算勝」，就與諸君在此算之。

六、備陣之機，死生祇在眼前。人人面黃口乾，心慌手顫，或將子彈塞塞，或忘裝子彈，槍口原是大小不一，隨時有禁不准者，亦有放不出者。如令我與諸君未戰，還未殺賊，先已算錯了，件件不如他，件件不得他，開日結果贖身，補強。雖着心機，糊塗與現位處上陣求戰。列位以爲如何？天下道理，祇有平日件件算勝，戰時件件如算到了臨陣，實不知地理賊情何如，戰不勝者，有必令却件件算勝者。祇獨獨方算，形勢傳勝，世間無此用兵之理。無有不核多算，而能得勝天之勝者。諸君今日出去，可用心思索，明日來，可件件細答。我今日爲諸君告以利害，賊者通天下自入至，必然要堂堂正正，血戰一場。必發數千真正功妙，方

十五、防衛守固，所謂全軍爲上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爲第一着，爲最上策也。

十六、快備將共乘一空，開心見誠，議論無慮數萬言，祇爲「收衫病習」。「習作實事

十三、輔實戰策功，以報國耳。邇年勦鎮「習爲病套」，凡上稍有言不論是否，只是

唯唯奉命，甚堪增美其說。俗語云：「馬上房子」。就應曰：「馬上房子」。祇是

眼前事水過去，心中已不然其言。才一出門，便生警隱非笑。凡有不便於己者，不

願有無利益於時事，就造謠言，或爲異議，或布諸京師，或託諸親戚鄉達，或數

舞讒社惡告，定使上司竟成戲曲從伊所欲而後已。既不想固守，亦不想練戰，也

十、不思盡理器械。祇是苟圖安身得利，一無所爲，束手學過太平日子。

十中正類，軍人麻木不仁，軍心偷安自私之習。古今同轍，殊深浩歎。此段遺教，甚

願奉本國學，與今日全國軍人，借鏡自鑒，有所覺悟也。

十七、養精蓄銳，不外於「守固戰勝」。

十八、最善所以得勝千言萬語，無非要諸君「改念」，拚舍一身，實圖一戰，非真欲驅

正其正教者，一則而戰死也。此正所以爲諸君與將士求生耳。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

人，正在拚舍身死中。「人處天下之樂，捨得時，未有捨而不達者也」。兵法云：

「必死則生，幸生則死」。「盡諸亡地，而後存」，皆此意也。

十九、我以勤勞形名，爲入新功。使人不得不戰，就中又何其難，及其情，就更便益許

廿八、平日工夫，有個節要，祇是「服從我命令」便了。

廿九、如果賊來，定要與他決戰，戰不過，便是死。從前好走了，如今沒處走，走的就是拿來照前說的「連坐法」處治。走是死，戰也是死，祇是死裏掙個益，就有生路，如萬人不能一心，不能勝他，這便是死路了，這便是地獄了。賊來時，一齊守，務要守得住。萬一被賊進來了，就要一齊戰，務必要戰得他過。我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道理，何怕他大舉？那時節殺退了賊，成了功，陞官陞子，這便是生路了。這便是天堂了。

三十、你們這一回去，就要將這說話，傳給全軍官兵。要人人信服，要字字遵守，「萬人心一」，這便是報國家的大事。

卅一、今日勦鎮之事，惟有堂堂決一大戰、大戰之術，祇是「萬人心一」，「數萬人共爲一死」而已。若是得不到千餘以上的首級，決不與彼干休。此即立志也。

卅二、今日最怕一時氣暮，你們要「如日方升」，「如川方至」。「昔語志氣，何能散勵三軍」？言盡於此。勉之勉之。

中正曰，戚氏殺敵報國之言，皆字字血淚，句句赤誠，雖一匪軍中正所擬言之言也。茲以時間有限，講解無暇，時手饒其語，以代口授。望諸將領同奉，全副軍人，虛心領教，切已體察，以爲今日同舟共濟，同仇敵愾，齊心一心，萬人齊力，惟一

成 繼 光 語 錄
之 教 條 也。

十七年三月一日

五六

